

一次有关当代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情抒写

一个乡土式微年代里固守土地的独特存在

一部充满爱恨情仇和云谲波诡的传奇作品



宝地

陈丽萍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宝地

陈丽萍 著

Chen li ping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宝地/陈丽萍著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14.3

ISBN 978 - 7 - 5329 - 4090 - 5

I. ①宝… II. ①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9460 号

宝 地

陈丽萍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 - 82098776(总编室)
0531 - 82098775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30
字 数 50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4090 - 5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陈文地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被人威胁，可偏偏就有人敢在电话里威胁他。

“陈文地，当年你逼得我女人一尸两命，这笔血债我要你拿地宝圈和隐山来还！不要心存侥幸，今天的我，是你的天！捏死你如同踩死一只蚂蚁，只是分分秒秒的事！不想蹲监狱坐大牢，就乖乖地奉上地宝圈的大印，按我的意思去做。否则，我让你死都来不及哭！”

嗤！陈文地愤然冷笑，攥紧电话的手，青筋暴突。谁欠谁的血债？颠倒黑白的把戏，也能如此赤裸裸地拿来挑衅？他以为他是谁？宣义商界第一么？嗤！厚颜无耻罢了。至于那个女人，早在她选择背叛的那天起，所有的美好都变成了一根扎心的刺，横亘在胸口，永远都拔不掉！何况她一走二十多年，杳无音讯，走得很绝，将背叛一词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抬头西望，残阳如血，染红了半边天空，白白的云朵，如染红的棉花，软软的，慵懒至极，却也妖娆至极，像极了桑林中那个飞旋起舞后睡熟在桑叶中的女人。

方婕好，你是不是也该有些动静了？

一直跟在陈文地身后的老罐头，见陈文地抬脚要走，赶忙小心翼翼地开了口：“村首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惹了你？”

陈文地回头淡扫一眼，却让老罐头莫名地心惊肉跳，村首的这一幕太犀利，眼底竟然有一丝嗜血的暗芒一闪而过。老天爷，撕了他的破嘴吧，村首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他过问了？心下正惶惶不安时，又猛地听陈文地清冷至极的声音：“开地这两天在忙些什么？”

老罐头顿时蒙了：“啊，是我家老大不知好歹了？村首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那不识抬举的置气。你等着，看我家去怎么收拾他！”老罐头瞪着两只几欲冒火的眼珠子，狠劲地拍了一下后脑勺，然后就火刺刺地出了祠堂大门，直往老大陈开地家奔去。

老灌头前脚离开，村里饲养场的头儿牛老大就晃身在陈文地跟前，且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情：“这老灌头，脾气臭，老腿倒挺利索。老大，把老灌头支走想干啥？请指示！”牛老大一个立正，却招来陈文地一记白眼。

陈文地转身往文昌阁走去，牛老大耸耸肩膀，一晃一晃地跟在后面。陈文地进了文昌阁，自顾自埋进宽大的藤椅里，沉闷地吞云吐雾。在烟雾缭绕中，他眯起眼深深地凝视着墙壁上一幅山水画。画上并没有那个曾令他痛不欲生的人儿，可每每看到这幅画，他的脑海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女人。当年他在栗桑湖中泛舟作这幅画时，她就靠在船舷，戏水唱歌，唱到兴致处，会情不自禁地爆发出美妙动听的笑声，让天上的鸟儿都差点折了翅膀。

“又看，又看，早就该撕了的东西，留着就是毒！”牛老大气哼哼，两只大手一伸一屈想撕了墙上的画。

陈文地苦笑，不是不知道把这幅画留在这儿的痛处，可他宁肯次次痛入骨髓，也从未想过把它摘下来。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牛地，她是我一辈子的毒，解不掉了。”

“没出息，还智者呢。哼！算啦，我不跟一个死女人计较。”牛老大狠狠吐出一口烟。

陈文地挥手赶烟，良久才说：“灾星说要买断地宝圈和隐山。”

“什么？”牛老大一个高儿蹦起来，“他——他这个下三烂，呀呸，他敢！”

“他敢。这一次，他来真的。”陈文地想起那通威胁电话，头痛地抚额。

“都是你！当年为什么放过他？浑蛋，他要是敢走进地宝圈一步，我就一脚踹飞他！”牛老大气呼呼地看着陈文地。

“慌什么？踹飞他就了事了？”陈文地狠瞪了牛老大一眼。

牛老大气哼哼地坐下，半晌才闷闷地说：“也就是你沉得住气。”

“沉不住也得沉。只要咱们自己不慌不乱，曲保卫也拿咱们没辙。”

“那个死女人求你呢？”牛老大突然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。

陈文地脸色骤变：“谁都不行！这一次，我不会再仁心放过。任何胆敢覬覦地宝圈和隐山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！”只是，婕好，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？只是千万别再让我失望，你发过誓的！

电话再一次震动起来，嗤，老虎不发威，还真当他是病猫么？可笑，至极！

把电话放到耳边，传来的却是弟弟陈景渊的声音。听完电话，陈文地把烟屁股掐灭，望着窗外发呆。至于景渊电话里说明天到镇上开会的事儿，他完全不在

意。镇上书记胡一明去北京治病有些日子了，在家的镇长曲保卫嘚瑟起来，三天一小会，五天一大会，还偏偏爱拿地宝圈说事，仿佛离了地宝圈就没话说了，让他好生膈应。

“曲胖子又找你麻烦？”牛老大心里的气劲还没过去，牛眼瞪得老大，“他什么意思？咱地宝圈又没有分田到户，老拽着你拿地宝圈说事什么意思？”

什么意思？陈文地冷笑，曲保卫是瞎子么？没看到其他村子的当家人回回都一脸的不自在？地宝圈坚持大集体制本就惹人非议，曲保卫天天盯着他，什么意思？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。

各家的路各家走，各家的日子各家过，一个劲地盯着地宝圈做什么？枪打出头鸟的道理，陈文地懂，所以，他才一贯地保持低调，再低调。偏这个曲镇长不肯放过他，回回点他的卯，让他总结发言，介绍坚持大集体制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经验。嗤，经验不是没有，可除了地宝圈，哪个村子需要地宝圈的经验？扯淡不是！这个曲保卫怕是不简单，陈文地本能地嗅到了一股浓郁的阴谋味道。这位曲镇长，他真得好好注意了。

“姓庄的是不是背后有什么依仗？都过去这么多年，这王八羔子怎么就突然没脸没皮地想要杀回来？”气归气，牛老大还是隐隐捕捉到了什么。

“他依仗谁咱都不怕。咱是主人，他算是什么东西？回吧，盯着点老复，我不想看他再出事。”但陈文地明显地心事重重。

“就你心善，还敢让他坐稳团练长的位子，这些年，他在山上没少下功夫。泽地也是，这些日子也嘚瑟得不轻，不少小子都围着他转，栓地再不回来，小子们的心早晚都被他拢了去。”牛老大显然说的不是气话。老复，大名陈复地，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兼巡山队长，地宝圈人习惯称为团练长，他一年到头在各个山头上转悠，山上多了块石头，少了棵草，都瞒不过他的眼睛。这人本是陈文地最得力的左膀右臂，可自打十八年前，他兄弟陈者力夜半私闯梅花鹿禁地——奔月洞，意外跌落山崖，不明不白地死后，他就撂下了狠话，算是跟当家的陈文地生了二心。十八年来，明里暗里，没少给陈文地下绊子。陈泽地是陈者力的儿子，陈者力走后，陈复地收养了他兄弟的这个唯一骨血，拿他比亲闺女还亲。

“泽地越来越是个人物了。我会注意。老复嘛，有你在，他就是把隐山翻出花来，也没用。”

“你倒会哄人，我天天得跟在他屁股后面转。”牛老大朝天翻翻白眼。

“知道你辛苦。”

“没劲，说来说去都是这一句话。”牛老大早就认命了。

正是各队收工的时候，陈文地一如既往地和碰到的人们点头，微笑，一身的儒雅气质，温和如故。

走进家门的时候，再次接到陈景渊的电话。景渊提醒他，曲保卫镇长特意点了他的名，让他务必出席明天上午的观摩会。陈文地眉头微微皱起，特意么？曲保卫来碭山镇不过半年多的时间，虽然越来越表现出对地宝圈的浓厚兴趣，却没见着他为地宝圈的大集体制说几句好话，反而三天两头不断派人骚扰地宝圈，各种名目的检查，让他烦不胜烦。看来这个曲保卫真是盯上他了。只是，他想从地宝圈得到什么？又或者是他和某些别有用心的大集体富裕之路？不然，这些日子处处针对地宝圈的做法就说不过去了。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信号！得好生警惕了呢！地宝圈的大集体之路走到今天，太多的不容易。他为此付出了多少，又顶住了多少压力，其中的艰难和辛酸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这些年来，暗地里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？等着看地宝圈的笑话，看他陈文地的笑话，可他陈文地是肯让人看笑话的人吗？一路坚持到今天，任何阻碍诋毁和企图破坏地宝圈走大集体共同富裕之路的，他都将视之为天敌。而对付天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用事实说话，让天敌们无话可说！

明天也许该去和曲镇长碰个面，知己知彼，他不能坐以待毙。

夜饭很丰盛，四菜一汤。老太爷的谈兴也很高，竟然喝了两小盅鹿茸酒，这才一手拿起菜包子，一手伸向陈文地。陈文地呵呵一笑，对老太爷这种幼稚的小动作无奈又无力，拿起桌上的洋葱，剥下一片放到老太爷手里。没办法，老太爷就喜欢吃这一口，哪怕一口菜没有，只要有片洋葱就能吃下一大块饼子。看着老人满足的吃相，陈文地眼中溢满浓郁的幸福。老太爷已愈百岁，却眼不花，耳不聋，腰不弯，浑身洋溢着一种浑然天成的矍铄，双眸更是炯亮有神，似蕴有无穷的智慧奥秘，让人无形中便生出俯仰崇敬之心。对于陈文地来说，打从襁褓里养育他成人的老太爷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如他生命一样的存在，是任何人都不能碰触的底线。地宝圈的大集体之路走到今天，老太爷功不可没，一直是他背后最坚强的后盾。

陪着老太爷吃完夜饭，院门就响了，来人竟是陈文地再怎么想也没想过的人物——团练长陈复地。呵呵，这人真是不经念叨，都多年没登门了，这冷不丁一登门，陈文地倒真是吃了一惊。

陈复地说这两天山上不太平，有好几拨人在山上转悠，他来请示要不要彻底封山。陈文地眼眸一缩，随即又笑了，笑得神秘兮兮，胸有成竹似的，看得陈复地愣怔了足有半分钟，才猛地惊醒过来，意识到自己失态了。陈文地优雅地抿了一口茶，说：“隐山被人惦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不用大惊小怪，你的人正常巡山就行。”

“哦。”陈复地应了一声，却又抿了抿嘴唇。

“有话就说，在我这儿不用别扭。”陈文地轻轻放下茶杯，给了陈复地一个安定的眼神。

“那个——泽地说，有几个年轻的不太安分。”陈复地试探着，极快地瞥了陈文地一眼。

“不安分？”陈文地像被挑起了兴趣。

“老想到城里闯闯。”陈复地艰涩的语气，仿佛是遇到了天大的难事。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陈文地反倒没了兴致似的，淡淡地应了一声，又道，“得不到的总是好的。年轻啊，有些想法也不错。”

陈复地放地膝盖上的大手微微屈了屈，“泽地很头疼，又说服不了他们，你看——”

“我看什么？老复，你小看你家泽地了，他呀，比你和你力年轻时都强，有主意着呢。别跟我急，多看几天就是。”陈文地的话带着不容反驳的命令。

“你这是抬举他，就怕他担不起，到时再闹到你这里来，事就大了。”陈复地微曲的大手已紧握成拳。

“你这个当爹的，就看得孩子的好吗？”陈文地轻声斥责，一边端起茶壶，为陈复地续水。长大后的陈泽地一直为他爹喊冤叫屈，私下里没少小动作，可毕竟翻不了天，陈文地是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能容则容，包括这一次私下里煽动年轻人进城的事。

“不是，我怕——”哪怕是嗅到一丁点危险的气息，陈复地也不安生，生怕泽地吃了什么暗亏。而解决的最好办法，就是把问题亮给陈文地。

“行啦，你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。”

话落，喝茶，一室静谧。

陈复地不敢再抬眸，在他心中，眼前这个男人，永远都是那个成竹在胸、上善若水如神祇般的智者。可惜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在这个男人惨遭那个女人背叛的时候，他错估了一切，代价便是他永远失去了弟弟陈者力的生命，而他永远被

地宝圈人视为可耻的背叛者，苟延残喘地活着！今天，他鼓足勇气，赌上了侄子泽地的未来，却没有得到一丝有用的信息。陈文地真的对泽地暗中的动作没有一丝一毫的警觉么？他不信。

“别把泽地想得一无是处。老太爷都说这孩子是个异类。”陈文地起身相送，眼底笑意潺潺，却仿佛是洞悉了一切的眼神。

陈复地刹那间如置身冰窖中，脑海更是一片空白，只余下“异类”两个字，轰然作响。老太爷是随随便便说话的人么？

一瞬间的视线交错，让陈复地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无法忘却陈文地那双分明洞悉了一切的眼神。那眼神让陈复地无地自容，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跳梁小丑。

眼看着陈复地的身影没入院门外的黑暗之中，陈文地才慢慢步向西厢房，打开电脑，和儿子陈栓地视频对话。十分钟后，对话完毕，关了电脑，立在窗前，静静等待另一号人物的到来。

这时，另一号人物——地宝圈副业队长陈开地，正在承受他爹老灌头的怒火。“你这个气死爹不偿命的东西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村首的天威不可冒犯，不可冒犯，你倒好，二傻子似的，嘴巴不把门，有的没的都敢浑说一通，村首不高兴了，你就能得意了？你也不想想，你这副业队长的身份是怎么来的，是村首看着你爹的面子来的！咋的，干着不舒服，想让出去？还是景渊又在你面前抱怨了？你给爹老子记住，别以为景渊也是老太爷的后人，就惦记着不该惦记的，他想上位，这辈子都没影儿！你别总想着给人家当老大，就你心里那点猫腻，还不够村首一个眼神的功力，到时候死的只能是你，是你，知道吗？你这个不知死活的！”

陈开地被老罐头一阵炮轰得莫名其妙，忍了半天才把老罐头按住坐下，又把媳妇和孩子赶到别的屋去，这才和他爹论起是非来。老罐头差点又蹦起来，被陈开地一个冷冷眼神给冻住了。说实话，别看老罐头脾气冲，天天以爹老子自居教训儿子，可两个儿子中，他还是最怵陈开地这个老大，也说不上什么特殊的原因，他就是受不了老大从小到大冷飕飕的眼神，像谁都欠了他什么似的，从没有把他这个爹放在眼里。他知道，自家老大从小就看不惯他谄媚讨好老太爷，可他容易吗？他还不都是为了他们两兄弟。再说了，他对老太爷那是真心臣服，根本算不得谄媚讨好，老大这么诋毁他，就是看不起他这个爹老子，就是不孝。可这话他不敢大声吼出来，他不想让老大背上不孝的罪名。唉，爹老子难当啊。于

是，他老老实实在傍晚陈文地接听电话的前后表现，一一说给老大听。

“他很愤怒？你没有看差？”能让陈文地动怒的人，绝不简单。陈开地黑红的方脸上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神情，满脸兴味地咂巴嘴唇，是不是该让景渊去透一透那通电话的内容呢？

老罐头没好气地龇牙瞪眼：“你那是什么德行？老大，你给老子记着，别犯浑，不许到景渊那儿乱说。”

陈开地哪还有心思听老罐头嘟囔，兴奋得什么似的，撇下老罐头急匆匆走了。老罐头追出院门，站在昏黄的路灯下，反倒是气得打了自己一个嘴巴。

唉，一辈子改不了的臭毛病，嘴贱！

自然，这一夜，陈文地没有等来他要等的人。他安静地坐在院中宽大的藤椅里，仰望偌大的星空，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蝉声早已息了。

寂静的夜色中，蚍蚍的鸣叫声和村外青蛙的呱呱声交替奏响着大自然的乐章。

夜半时，起风了。

第二天镇上的观摩会，陈文地寻思了半天，还是让景渊代他去了。他也没闲着，被一个自称是东方证券公司助理的拦在了村委办公室里。

助理姓庄，名松林。陈文地一听姓庄的，头就莫名地疼。这位庄助理谦恭地把一份计划合约书放到陈文地面前，等陈文地大体看过一遍后，竟然把一支拧开了帽的英雄牌钢笔放到了合约书旁，微笑着请陈文地在合约书上签字。陈文地拿起钢笔，微笑着在合约书上写下了一行大字：姓庄的都这么欠揍么？

庄松林显然被吓住了，本就白净的一张脸瞬间苍白如纸，却仍然固执地从文件包里再拿出一份合约书来，再一次谦恭地放到陈文地面前，同时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演讲。内容无非是合作双赢，共同开发隐山，造福于地宝圈后人等等。

陈文地被他的无赖行径弄得心烦意乱，几次打断都不成，不由得拍了桌子：“需要我打 110 么？”

一句话震住了庄松林，可他在下一秒说出一句令陈文地啼笑皆非的话来：“你是智者，也需要打 110？”

陈文地真不知道这个无知无畏的奇葩是从哪个犄角旮旯蹦出来的，头痛得抚住额角，把两份合约都塞到庄松林手里，转身出了办公室。庄松林也不气馁，屁颠屁颠地跟了上来，在陈文地身后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。陈文地生平头一遭遇到这种没脸没皮的奇葩，索性由他在身后跟着，一路跟到饲养场。这个点上，饲养场的头儿牛老大和他的人早就赶着牛群和羊群分头上山了，棚里只剩下牛老大的最爱——红孩儿。红孩儿是一匹六岁的骏马，一身枣红色，亮眼得不得了。红孩儿一见陈文地就贴了上来，熟稔地用温热的嘴和舌头舔拱陈文地的手。庄松林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，对红孩儿上下其手，问道：“你骑过它没有？”

陈文地宠溺地拍拍红孩儿的头，再用手拌了拌食槽里的麦草和谷秸，冷不丁地出声：“庄启运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庄启运？”庄松林皱眉瞪眼，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，旋即像发现了新大陆

似的兴奋不已，“他就是你想揍的姓庄的人？不会真有这么个人吧？倒霉的是我和他一个姓？我就这么倒霉和无辜地中枪了？这纯粹是现代版十五贯嘛。你是智者，你不能以偏概全，这不是智者的行为，我严重抗议，我要求平反！我们东方证券，势力雄厚，本着造福更多华夏子孙的美好理想，寻觅了你们隐山这一块风水宝地来进行特色打造，这是我们东方证券对你们地宝圈的一次量身定做的善意之举。你作为一个智者，应当万分高兴，并愉快地接受……”

陈文地彻底无语。

而这一刻，那个欠揍的姓庄的正带着一脸的阴笑，一步步走近他最敬爱的老太爷面前，对老太爷进行了一番恶毒的身心攻击。而把这个欠揍的人带到老太爷面前的，却是陈景渊的儿子。

陈亮地对老太爷热情介绍：“这是启运国际的庄董，特来拜会您老太爷。老太爷——”

老太爷挥手打断：“没你的事，你先出去。”

陈亮地惊讶地张了张嘴，看到老太爷一脸的寒意，蓦地打了一个冷战，讪讪退了出去。

老太爷睨了庄启运一眼，便眯起眼静等下文，似乎再多看一下，都脏了他的眼。

庄启运顿时毒辣地说：“哼，老东西，倒也懂得识趣。不过，你也早就该闭眼了，何苦吊着一口气。不敢下去看看吗？你害死的人可不少呢！”

老太爷眼角的肌肤几不可见地微微抽搐了一下，看得出老人家在极力隐忍心底的愤怒。

“不敢睁眼，就闭着眼睛听我说。隐山，地宝圈，我势在必得，你那个傀儡好孙子守也守不住，不要妄想垂死挣扎，你们没本钱和我斗！”庄启运的口气不是一般的狂妄。

“不该回来啊。回来做什么？人在做，天在看呢。”老太爷的声音里满满是悲天悯人的味道。

“假惺惺，丑陋的老不死！你也知道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当年为什么不给我们一条活路？为什么要逼死我的婕妤？为什么要逼死我的儿子？”庄启运阴鸷的眼眸中折射出无比的恨意。

“你在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么？可怜的婕妤，到走都不肯原谅你，她说你不是个男人。”老太爷缓缓睁开眼睛，将庄启运眼中划过的慌张和凶狠一丝不落地

看在眼中。

“老东西，别拿婕妤来吓我。婕妤是被你们逼死的，她要恨也只会恨你们！不要以为过去这么多年，我就没有办法让你们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告诉你老东西，只要我想，随时随地，我就能把你们送到地狱里去！”庄启运居高临下，一副天下尽在我手的倨傲之姿。

“要狠有用么？要下地狱也是你下不是？”老太爷的话让庄启运恨得咬牙切齿，倏而阴声冷笑：“老妖精，这般时候，还想着兴风作浪，你以为你真的是不老不死、掌控一切的老太岁？我告诉你，隐山上所有的秘密我都知道，若是我得不到隐山，我就一车炸药，全毁了它，为我的女人和孩子陪葬！”

老太爷半眯的眼眸蓦地充满了丝丝危险：“昨天电话里威胁文地的也是个么？”

“他还不配，我会让他跪在婕妤坟前，叩满 999 个头，然后看着他活活饿死在婕妤面前！”

“到底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自堕地狱，佛救无门。也罢，你也嚣张了这会儿，我累了，你走吧。”老太爷的语气虽平淡，却掩不住那种浑然天成的贵者霸气。

在地宝圈，一个传奇老太爷，一个神话智者陈文地，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。庄启运虽然咄咄逼人，骨子里却是怕得要渗出水来。在强者面前，弱小者永远没有说话的份儿。但今天的庄启运不是弱者，今天的庄启运是宣义市商界的神话，是跺跺脚就能震掉宣义半边天的强者，所以，他今天绝不允许一个风烛残年的老朽强势过他。“老东西，看你能强装到什么时候！识相些，就带着你的好孙子滚出地宝圈，不识相，就好好地吊着你这最后一口气，看着我怎么把你的好孙子整得生不如死！”当年，像落水狗一样仓皇出逃的耻辱，他定要老太爷和陈文地好好尝一尝！

老太爷微眯着眼睛睥睨着庄启运：“说什么大话？地宝圈姓陈，隐山姓陈，你姓什么？你再轻狂，也是一个人，地宝圈多少人？嗯！当年，文地看在婕妤苦苦哀求的分上，没有追究你始乱终弃，没有送你进大狱，怎么你就不懂感恩？嗯！你以为时日不同了，这咋咋呼呼的就想颠倒黑白，就想发狠翻了地宝圈的天，就想让我的文地低头，嗤，你是欺文地对你太仁慈了，还是欺地宝圈的人太良善？恶有恶报，别太作孽了！”

“呸，你们良善？仁慈？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把戏！婕妤的死算什么？我儿子

的死算什么？作孽的都是你们！老东西，你给我告诉陈文地，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把地宝圈和隐山交给我，我也可以看在婕好的分上，对你们的恶行既往不咎！否则的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若是我得不到隐山，我就一车炸药，毁了你们地宝圈的灵脉！”

“你敢！”老太爷再也无法保持冷静，双手气得乱颤。

“哈哈，我，还真敢！不信，你们试试！”

庄启运带着洋洋得意的笑容离开了地宝圈，走前拍着陈亮地的肩膀，别有深意地挑拨：“没想到你在老太爷这儿还挺有分量的，比陈泽地那小子强，老太爷提了好几回。这往后，你们能不能走出地宝圈，关键就看你敢不敢跟老太爷道出你们年轻人的想法，毕竟，所有的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不要想着全都依赖我，老太爷毕竟顾忌我一个外来的，我也不好说太多，我能为大家做的，就是提前替你们背黑锅。这第一步，我替你们走了，后面的，就全看你了。年轻人，时势造英雄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千万别让自己后悔。”

“真的，老太爷说我比泽地强？嘿嘿，泽地说你是大人物，你真了不得。时势造英雄，你说得太对了！呵呵，庄董，谢谢你啊，我这就和老太爷说话去，你让泽地等我的好消息。”陈亮地双眼贼亮贼亮，激动得大脑晕晕乎乎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人敢为地宝圈出头了！嘿，他们年轻人就是要打破地宝圈千年不变的圈禁规矩，打破地宝圈大集体制的种种束缚，就是要飞出地宝圈，活出新天地！

这个姓庄的真不错。大舅子陈泽地没有骗他，这个人的确有魄力。这一刻，陈亮地牢牢记住了这个人。

陈亮地信心满满地走进老太爷的屋里，完全忽视老太爷凝重苍白的面容，一味沉浸在自己慷慨激昂走出地宝圈开拓新天地的言辞里，直到他撒娇般摇晃着老太爷，求老太爷答应时，他才发现了老太爷僵硬如石的身体异常。那一刻，他心胆俱寒，不知所措。谁都知道，老太爷是村首的命，是谁也不能碰触的底线，万一老太爷有个三长两短，陈亮地觉得自己的命也活到头了。所以，当他抖抖索索打电话给他爹陈景渊时，陈景渊被儿子电话里的哭音吓得连手机都摔了，随后，什么也不顾赶回了村。

老太爷病了。

仿佛灵魂已经出窍，坐在炕头上的老太爷不过是一具僵硬的躯壳。那空茫的眼神和苍白的脸，一切的一切都昭示着老太爷曾经经受了怎样难以承受的苦痛。

陈文地为此怒不可遏，首先对着自己的女人一阵怒吼。

“家里待不住你呀，啊！串什么门子？什么时候不好串？啊！老太爷多大岁数了，能让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家？老太爷是宝，是咱地宝圈的宝，是我陈文地的命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天知道，陈文地的心里究竟有多么害怕。多少年的相依为命，他的生命里早就习惯了老太爷的存在。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老太爷，他的生命还会不会温暖而完整？而那不过是半天的工夫，庄启运竟然有本事把老太爷气到这个分上。他究竟信口雌黄了些什么？

陈文地的女人陈芸地耷拉着头，好不容易等男人怒吼的声音没了，才稍稍挺了挺腰，小声地嘟囔：“都怪亮地。”

“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亮地有那个心眼吗？”陈文地眉头紧紧皱拧，面色铁青一片。镇上的观摩会不简单，那个叫庄松林的也是个阴谋，一切都是冲着老太爷和他来的！如此拙劣不堪、漏洞百出的阴谋，他却粗心大意地上了当，想想心里就窝火得厉害。姓庄的果然都是欠揍的主！

陈芸地再也不敢还嘴，她哪里想到老太爷一下子就被气倒了呢。庄启运五月就试图闹过一回，老太爷气归气，也没怎么样嘛。只是，开地媳妇怎么就那么巧在那个节骨眼上，找她东拉西扯呢？事后想想，心里难受得紧，却也不敢把这份怀疑的心思告诉男人。

“老太爷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敢保证我会做出什么疯魔之事！”陈文地说得并不夸张。庄启运的虎视眈眈，陈复地小心谨慎的试探，陈景渊和陈开地暗中的联手逼宫，明的暗的，他实在是烦了，累了。难道非要不疯魔不成活么？

陈芸地听得心惊肉跳，这才感到害怕起来，老太爷真会有事？老太爷什么人？老太岁，不老星啊，平常连感冒的小病都不曾有过，是地宝圈的神话，难道这一回就能有事？可老太爷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未进了，也两天两眼未曾合过眼。年轻人怕也禁不住这般折腾吧，何况一个百岁老人！

陈文地急得一双眸子尽是赤色，像头困兽似的满屋子乱转。

老太爷干瘪的嘴唇突然微微张开，从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：“哔—剥！哔—剥！哔—剥！哔—剥！哔—剥！”

老太爷每每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，就会眯起眼睛看向窗外，同时，抬起右手，一下，一下，有节奏地向上举起，举起——

老太爷这是干什么？气魔怔了？一定是气魔怔了！陈文地这样想着，心头便陡然蹿起一团怒火来。再张嘴时，他觉得喉咙里嘴里像有无数根针扎似的，疼得

他“嘶嘶——”地抽冷气。

男人一发出“嘶嘶”的声音，陈芸地便惊恐地发现男人嘴上不知何时竟燎起了一串大水泡，白白的，像一个个珍珠，晶莹剔透。男人也动了真气啊。

“呲——剥！呲——剥！呲——剥！呲——剥！”

老太爷的声音微弱不堪，整个人看起来虚弱得似风中残烛，随时都有可能熄灭。

陈芸地忐忑不安地斜视着男人。陈文地眼眶通红，正竭尽全力地捕捉着老太爷愈来愈弱的声音，蓦地，一大滴眼泪顺着他铁青的脸颊缓缓滑落。

陈芸地差一点惊呼出声，偏巧老灌头推门而入。陈文地忙把头抵在老太爷肩头，对不请自来的老灌头不满低喝：“出去！”

老灌头跺跺脚，叹了两口气，退了出去。

陈芸地不好意思地跟在老灌头后面，低声细语：“他灌叔，你别在意，他心里难受，老太爷也得静养。”

老灌头“嗯”了一声，没精打采地摆了摆手，示意陈芸地留步，他则在院子里守着。陈芸地也就转身回了屋，静悄悄地站在陈文地身边，欲言又止。

“去知会一声老灌头，让他把嘴门封好。”

陈芸地赶忙应声去了。

陈文地也下了地，用手大力地搓了搓脸，让自己看上去精神十足的样子，这才从外屋端来早已备好的汤药，把碗贴在脸上，试了试温度，觉得凉热正好，便脱鞋上炕，坐在老太爷的对面，微笑着劝老太爷喝药。

老太爷却兀自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，对陈文地的轻声呼唤毫不在意。陈文地端着汤碗，忍着一嘴燎泡的痛苦，一遍又一遍地哀求着，老太爷始终不为所动。

陈芸地送走老灌头一回屋，陈文地就把汤碗递给了她，并用眼神示意她劝老太爷喝药，他自己则下了炕，穿好鞋往屋外走去。陈芸地小声追问他干什么去，他却恍若未闻，径自打开屋门，走了。

陈文地到达陈亮地家门口时，陈复地正在那儿满面愁云地吧嗒旱烟袋。陈文地的突然出现，显然出乎陈复地的意料，怔了两三秒钟后，他才想起把烟袋嘴从嘴里抽出来，然后急切地询问老太爷怎么样了。陈文地却答非所问：“说了吗？”陈复地顿时明白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又小声告诉他景队长和开队长都在里面。陈文

地一言不发地走进院子，走到屋门口，却又停下了，显然是被屋里传出的声音给止住了脚步。

“你说你呀亮地，你倒是能耐。啊，你知不知道，咱地宝圈男人讲的是仁义，不是没脑子的仗义。你这儿护着别人，谁护着你？你说，你是不是想让你爹到家庙跪祖宗去？”陈开地已经说得口干舌燥，头疼无比。

陈亮地嘴硬地回道：“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你们都朝我喊什么？”

“混账！到这时候还嘴硬。你没错还知道护着别人？”陈景渊双目喷火，几乎是字字咬着牙说的。

“那是你们认为我们错了。”

“老太爷病倒了，你这个小混账，你还不知错？”陈景渊的耐心快用光了。好说歹说快两个钟头，这小子就是不低头，这不是自找死路么？

陈亮地不服气地说：“我又没多说什么。”

陈景渊铁青着脸命令：“去，去给老太爷道歉，老太爷不原谅你，你就到家庙领罪去！”

“景渊，你胡说什么！这话可说不得啊，这什么年代了，你这不是乱说吗？”陈开地显然吓坏了，小声地责怪陈景渊。

陈景渊忽地提高了嗓音：“老太爷但凡有点事，别说村首不饶他，地宝圈哪个能饶了他？”

“唉，早上就听我爹说老太爷不太好，也不知这会儿好些没有。”陈开地的声音里充满了担忧。谁也没想到姓庄的居然来了这么狠毒的一招，这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计划中。要知道，老太爷不但是村首陈文地不能动的底线，也是他们不能动的底线！

陈景渊的声音又小了下去：“文地到现在都没发话，不是好兆头啊。”

“亮地，你听见没有？别让你爹为难了。到底是谁把姓庄的介绍给你认识的？”陈开地真是急了，这个陈亮地笨得让人想拿脚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不把背后挑唆他闹事的大舅子陈泽地交出去，他们这些人谁也别想安生。

“是谁有那么重要吗？都是为咱地宝圈好。”陈亮地一根筋犟到底。

“好什么？你懂得什么叫为地宝圈好？咱地宝圈又哪儿不好了？啊，是饿着你了，还是冻着你了，还是你没娶上媳妇？”陈景渊一连串地逼问。

陈亮地急了：“就知道你们又会说这老一套！没饿着没冻着就算好日子吗？娶个媳妇再生个孩子就该知足了吗？爹，这什么年代了，你们还想把我们困在土